

六十大壽和 一鍋白稀飯

His 60th Birthday & a Pot of Porridge

■ 文 | 林孟樺 花蓮慈濟醫院二六東病房護理長



「阿長——」當這種拖著尾音又帶點撒嬌的叫法出現在護理師治療時間時，通常代表著同仁遇到困難需要幫忙。

果不其然，可愛的白班學妹一開口就是：「阿長，有一床的針好難，我們打好多針都沒辦法打上，妳可以幫忙嗎？」為了展現護理長的多功能，當然二話不說立即前往救援。

到了病房，才發現學妹要我去打的是一位有手銬腳鐐、滿身刺青的大哥。大哥一見到我護士帽上的黑槓，馬上說：「哩護理長齁，一定最厲害，我有希望可以打上了！」

雖然我打過不少的血管，但要在滿布刺青的手臂上找血管還是有點困難的，更別說要在這位看起來有點兇狠的黑道大哥和兩位獄警及學妹們面前打針，這種感覺讓人緊張萬分。好險！順利的一針打上。也是這一針，扎下了我和黑道大哥的故事。

自從這一針之後，每天早上例行的巡房，這位大哥都非常熱情，剛踏入病房就屬他對我打招呼最大聲了。

靜脈留置針到期的前一天，大哥就會先預約：「阿長，妳明天有上班對嗎？明天我的針又要麻煩妳了！」在幫他打針的時候，有時會遇到主治醫師查房，主治醫師身體評估完畢後總是親切地問他還有沒有問題？這位大哥每次都只有一個問題：「12號我可以出院嗎？」像是



錄音機重複播放的問與答每天都上演一次。

這天我幫大哥打針的時候主治醫師來查房，又是一樣的對話，我忍不住問：「到底為什麼 12 號要出院？」原來 12 號是大哥六十歲生日，大哥帶著無奈的說：「我肺癌十三年，好不容易活到六十歲，這天我不想要在醫院度過，就算那天無法出院我也可以先辦理自動出院，隔天再來辦理住院……」

是呀！在傳統中六十年是一甲子的輪迴，是一個圓滿也代表一個新的開始，一個癌症病人經歷了多少治療才走到了這一天，難怪他期盼在這天離開醫院。經過和主治醫師的討論後，大哥終於可以在生日前一天出院。但是，一個受刑人出院也是回到監獄，他怎麼慶祝這個他期待已久的生日呢？

所以，我決定幫這位大哥舉辦一個慶生會。

大哥知道的時候超級開心，完全就像我讀幼兒園的女兒在等著生日那天的感覺，雖然嘴上不說，但期待的表情在臉上顯露無遺，每當討論到蛋糕的口味、飲料的種類，一個闖蕩江湖見過大風大浪的大哥，就會露出一種期待又害羞的表情說：「都好！都好！」



終於要出院的那天到了，我們幫他準備一個超級大蛋糕，還配上他想喝的汽水。早上的晨會巡房時發現他已經換好衣服，精神飽滿的在等待，我們幫他戴好專屬的生日帽，幫他唱完生日快樂歌，大哥一連吃了兩塊大蛋糕，還把喜悅分享給同房的病友們，從他的眼神跟笑得合不攏的嘴，可以感受到大哥心中的滿足與開心。

大哥出院後不久也出獄了！有一天他來醫院返診時，特地到病房護理站找大家聊天，還帶著一鍋他自己煮的稀飯，大哥說，要感謝我們替他過生日。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那一碗白稀飯，雖然簡單但裡面有著大哥的感恩、感動，那分感動就像稀飯一樣溫暖。

這次的慶生會我要感謝我單位所有的護理師，當我提出這個建議的時候，他們願意一起幫忙，沒有人抱怨佔據了他們交班、發藥的時間，甚至連放假的同仁都特地來一起慶生，而且經過了這次的經驗，除了病人覺得感動，也讓我們體悟到除了專業的付出、護理師還可以更貼近病人的心，我們可以當他們的白衣大士、更可以當他們的圓夢天使。

在內科臨床單位服務已經 15 年的我，一路走來，我發現那些大家口中的「老」病人，有些其實不是年紀上的老，這個「老」更代表一種老朋友、老戰友的意思，這些病人可能從我新人時期一路看著我成長，老病人也一批換過一批，因為疾病不知道何時就會讓我和這些老朋友們永不相見。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生病的經驗，都曾體會過生病的難受，當一個生病的人身體飽受折磨，如果我們願意多花一點時間，圓滿他們的心願、夢想，我想對他們來說會是生命歷程中最幸福的回憶。